

及物性视角下《小雅·鹿鸣》及其英译本的生态和谐理念分析

朱灵倩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6日

摘要

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及物性理论为框架, 对《小雅·鹿鸣》原诗及其许渊冲、理雅各英译本进行生态和谐理念分析, 挖掘诗中体现的生态和谐观念。研究发现, 《小雅·鹿鸣》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写展现了作者热爱自然的自然和谐, 通过物质过程和心理过程展现社会协作的社会和谐, 通过关系过程展现礼贤下士、崇尚礼仪的精神和谐。

关键词

及物性, 《小雅·鹿鸣》, 系统功能语言学, 生态话语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Harmony Concept in *Xiao Ya-Lu Ming*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itivity

Lingqian Zh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Received: May 8, 2026; accepted: June 16, 2026; published: June 26, 2026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nsitivity theory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harmony concept embodied in the original poem *Xiao Ya-Lu Ming* as well as its English versions translated by Xu Yuancong and James Legge. It explores the ecological harmony

thoughts embedded in the poem.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Xiao Ya-Lu Ming* presents the natural harmony of the poet's love for nature through depictions of natural scenery, embodies social harmony reflected in social collaboration via material and mental processes, and manifests spiritual harmony featuring respecting talents and advocating etiquette through relational processes.

Keywords

Transitivity, *Xiao Ya-Lu Ming*,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生态语言学逐渐关注文学文本中的生态意义建构,尤其重视语言如何呈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诗经》作为我国古代诗歌的源头,蕴含了“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小雅·鹿鸣》出自《诗经》,描绘出一幅人与鹿之间温馨且富有生机的画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尽显其中。因此研究《鹿鸣》及其英译本的生态和谐思想可为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生态语言学有两个模式,即“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豪根模式’认为,语言有自己的生态环境,所用语言的社会以及所用语言之人的态度决定了语言生存环境[1](黄国文,2016:p.9)”;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是语言发展的保障,在豪根看来,语言的环境就是使用语言的社会,包括语言的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但不包括语言的物理环境。不过,他把语言的生态比作动植物在其生存环境中的生态[2](Fill, Penz, 2022)。“‘韩礼德模式’则强调语言在各种生态问题中的重要作用,突出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social accountability),提醒语言学家要记住自己在环境保护方面能做出哪些工作和贡献[1](黄国文,2016:p.9)”;韩礼德模式“用批判的态度宣传生态和谐的话语和行为,抵制生态不和谐的行为,反思人们对自然的征服、摧残和掠夺[3](Stibbe, 2015)”,“把语言当作社会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语言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的作用[4](苏新春,2020:p.6)”。这两种模式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和谐话语分析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提出,以问题为导向,依托中国的发展背景,传承中国的哲学思想[5](赵蕊华,黄国文,2021:p.43)”。系统功能语法也被广泛应用于话语分析,作为和谐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支撑。目前许多学者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出发对生态和谐话语分析进行探讨。黄国文(2018)讨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对和谐话语分析的理论支撑作用,将语言看成政治工具,突出语言的干预功能[6];将语言与语境相结合,在语境中分析语言传递的意义。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三大元功能理论可为微观层面的生态话语分析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因为系统功能语言学重视话语分析,因此生态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联系[7](何伟,李淑晶,2025)。然而,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出发对《小雅·鹿鸣》及其英译本进行生态和谐话语分析、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研究相对较少。宁小雨,张世蓉(2022)基于高低语境文化论,从语境依赖和语言表达两个方面对比分析许渊冲和理雅各(Legge)对《诗经·小雅》中“鹿鸣之什”十首诗的英译,但并未涉及到诗中蕴含的及物性,也没有涉及到其中的生态和谐观[8]。

目前,国内关于《诗经》英译研究多集中于翻译策略、文化意象及译者风格等方面,而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特别是及物性视角出发,对《小雅·鹿鸣》原诗及其英译本进行生态和谐话语分析的研究仍较少。基于此,本文以《小雅·鹿鸣》及许渊冲、James Legge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及物性理论,对诗歌中的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进行分析,以探讨诗歌及译文如何建构自然和

谐、社会和谐与精神和谐的生态意义。

2. 及物性的理论框架

概念功能是指人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发生的一切，主要由及物系统体现。它主要用于描述小句所表达的各种经历，将句子中的语义成分与现实世界的参与者和过程联系起来，大致包含以下几种过程：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其中物质过程是指做某事的过程，物质过程的参与者是动作者(Actor)和目标(Goal)；心理过程是表示“感觉”“反应”“认知”“意愿”等心理活动的过程，感知者通常是人，包括感知者(Sensor)和现象(Phenomenon)；关系过程指的是反映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过 程，包括“归属”和“识别”两大类，参与者分别是“载体”(Carrier)、“属性”(Attribute)和“标记”(Token)、“价值”(Value)；言语过程包括“言语者”(Sayer)“受话者”(Receiver)和“讲话内容”(Verbiage)等；存在过程只有一个参与者“存在物”(Existent)；行为过程介于物质过程和心理过程中，是关于生理心理行为的过程，如呼吸、咳嗽、笑、做梦以及凝视等。行为过程只有一个参与者，即行为者(Behaver)，最典型的行为过程是包括一个只包括一个行为者和过程的小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生态话语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其社会符号观、意识形态观和话语建构论不仅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视角，而且也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这是因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本来就是用来分析语篇的理论[9](苗兴伟，雷蕾，2019: p. 16)”。本文拟通过对《小雅·鹿鸣》及英译本的及物性分析，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生态和谐思想。

3. 《小雅·鹿鸣》诗歌英译本的及物性分析

《小雅·鹿鸣》是《诗经》中的一篇经典之作，它以鹿鸣起兴，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温馨画面。诗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生动展现了鹿群在原野上自由觅食、和谐共生的场景，这不仅是自然景象的再现，更是诗人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对于《小雅·鹿鸣》的英译本，笔者选取了许渊冲和 James Legge 两个译本(以下分别称为许译、理译)作为研究语料。表 1 借助 UAM Corpus Tool6.2 对原诗和译文的及物性过程及其分布进行了统计，通过分析原始作者以及译者对不同及物性过程的选择来体现生态和谐观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ransitivity processes in the *Xiao Ya-Lu Ming*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s

表 1. 《小雅·鹿鸣》及其英译本及物性过程分布

过程类型	原文		许译本		Legge 译本	
	频次	比例%	频次	比例%	频次	比例%
物质过程	15	62.5	13	56.5	11	57.9
心理过程	2	8.3	4	17.4	2	10.5
言语过程	0	0	0	0	0	0
关系过程	7	21.2	6	26.1	6	31.6
存在过程	0	0	0	0	0	0
总计	24	100	23	100	19	100

从表 1 可以看出，原诗以物质过程为主，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为辅，物质过程是指做某事的过程，可以反映出该诗主要是一篇叙事型诗歌，这个过程细腻描写了小鹿鸣叫迎宾的温馨场景，关系过程是反映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过程，作者通过关系过程，刻画了宾客高尚美好的形象，同时也描绘了宴会其乐

融融的热闹欢乐景象。心理过程是表达情感的过程，通过情感的抒发，以“乐”奠定了本诗轻松愉悦的基调，给读者呈现了和谐融洽的美感。

两个译本在各个过程的分布与原诗中的及物性过程分布有所差别，相较于原文而言，许译本和理译本中物质过程占比较小，许译本的心理过程分布较高。原诗中的某些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被翻译成心理过程，主要体现在第 14 和 22 句中，见表 2。在翻译第二个小句时，许译仅译出了“grazing”，刻画小鹿吃草的动作，而理译使用“eating the celery”，相较于许译，理译添加了物质过程的目标“celery”，更加贴近原文，笔触更为细腻。在第 14 句中，原诗为物质过程“则”，表示效仿的含义，作动词使用，通过描写君子纷纷对其效仿，凸显了宾客的品德高尚，气质非凡，许译和理译分别使用了“learn”和“have”，心理过程词“learn”表现出君子对贤才高尚情操的仰慕及追求，敬仰之情表达的更加强烈；理译使用了关系过程词“have”，揭示了君子和宾客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第 22 句中，原诗中使用了关系过程词“和乐”表现宾客在宴会中轻松愉悦的状态，许译省去了关系过程词，直接选择了心理过程词“enjoy”，强化了宾客的愉悦之情，理译则遵从原诗，采用关系过程词“is”。因而就译文过程类型分布而言，许译和理译各有优缺点，但总体上较为准确地传达出了原诗的意义。

Table 2.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Xiao Ya·Lu Ming*

表 2. 《小雅·鹿鸣》的两个英译本对比

诗句	许渊冲译: First Decade of Odes	James Legge 译: Decade of Lu Ming.
1~2	How gaily call the deer While grazing in the shade!	With pleased sounds the deer call to one another, Eating the celery of the fields.
3~4	I have welcome guests here. Let lute and pipe be played.	I have here admirable guests; The lutes are struck, and the organ is blown [for them].
5~6	Let offerings appear And lute and strings vibrate.	The organs is blown till its tongues are all moving. The baskets of offerings [also] are presented to them.
7~8	If you love me, friends dear, Help me to rule the State.	The men love me, And will show me the perfect path.
9~10	How gaily call the deer While eating southern wood!	With pleased sounds the deer call to one another, Eating the southernwood of the fields.
11~12	I have welcome guests here Who give advices good.	I have here admirable guests, Whose virtuous fame is grandly brilliant.
13~14	My people are benign; My lords will learn from you.	They show the people not to be mean; The officers have in them a pattern and model.
15~16	I have delicious wine; You may enjoy my brew.	I have good wine, Which my admirable guests drink, enjoying themselves.
17~18	How gaily call the deer Eating grass in the shade!	With pleased sounds the deer call to one another, Eating the salsola of the fields.
19~20	I have welcome guests here. Let lute and flute be played.	I have here admirable guests, For whom are struck the lutes, large and small.
21~22	Play luete and zither fine; We may enjoy our best.	The lutes, large and small, are struck, And our harmonious joy is long-continued.
23~24	I have delicious wine To delight the heart of my guest.	I have good wine, To feast and make glad the hearts of my admirable guests.

4. 及物性视角下《小雅·鹿鸣》原诗及其英译本中的生态和谐观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生态智慧与和谐要素促进了国内和谐话语分析的兴起和发展，它是生态语言学本土化研究的一种尝试[10] (哈长辰，黄国文，2022: p. 91)”。和谐话语分析的提出是在中国语境下的，“生态”一词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生态环境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被赋予了“和谐”的丰富内涵。“生态”和谐观蕴含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境界，“生态和谐就是整个生态系统或生物圈以及相互之间的一种美好、融洽、和睦的状态，它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三个层次[11] (王青，2021: p. 108)”。因此，下文将从及物性的视角分析及物性过程，根据生态和谐观，从“自然和谐”、“社会和谐”、“精神和谐”三个方面分析《小雅·鹿鸣》原诗及英译本中的生态意义。

4.1. 自然和谐的生态观念

《小雅·鹿鸣》大多被认为是一首经典的宴饮诗，表现了中国古代礼乐教化与庄重的宴饮制度，然而其中刻画的生态景象与自然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到该诗的社会和谐，更要关注其中蕴含的生态和谐观念。自然和谐不仅包括自然界动物与环境的和谐共处，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原文通过物质过程与关系过程的结合，构建鹿群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共生关系。

在原诗句 1: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和句 4: “鼓瑟吹笙”中，“鸣”、“食”、“鼓”、“吹”是物质过程词，描绘鹿群安静觅食与人类奏乐的双重动态场景，隐喻自然与人文活动的和谐交融。在“*How gaily call the deer/While grazing in the shade!*”该句中，许译本采用了“call”“grazing”物质过程词，动词“call”生动形象地刻画出鹿群和谐祥和的景象，鹿喜悦地鸣叫，体现了原诗当中生机勃勃的生态意蕴。以动词“grazing”强化鹿群进食的动态画面，生动地传达出原文的自然生机。在诗句第 20 句中，许译本采用了物质过程词“played”，通过被动语态突出乐器演奏的动作，让读者感受到宴会欢闹的气氛。理译本在“*With pleased sounds the deer call to one another*”中采用了关系过程词“call”，对鹿的行为进行了拟人化处理，赋予鹿鸣情感色彩，将鹿鸣拟人化为主动的交流行为，让读者感受到鹿作为定作者的动态过程，增强自然的生命力，体现了作者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思想。许译本诗句第二句使用了物质过程词“eating”，忠实还原原文动作。因此相比之下，此处理译本更贴合原诗中的生态韵味。此外，在原诗中，“德音孔昭”(“昭”为属性描述)，作者使用了关系过程词“德”，静态刻画宾客的品德高尚。许译通过物质过程的密集使用，保留原文的动态场景；理译本通过关系过程的拟人化，赋予自然生灵主体性，两个译本都遵循原诗将鹿鸣叫与乐器弹奏的物质过程与“我有嘉宾”的关系过程相结合，表明人与自然相得益彰，和谐共生。

4.2. 社会和谐的生态观念

原文通过物质过程(宴饮动作)与心理过程(情感表达)的结合，构建主宾间的情感纽带。在原诗中，“承筐是将”，采用物质过程词“承”，描述主人以礼器向宾客呈献食物，体现礼制规范，同时也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原诗第 7~8 句：“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将心理过程词“好”和物质过程词“示”相结合，表达宾客对主人的支持及指引，体现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情感纽带的深厚。许译本“*Help me to rule the State*”采用了物质过程词“help”，将宾客之谊升华为治国合作，揭示社会协作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许译本第 16 句中：“*You may enjoy my brew*”，该句采用了心理过程“enjoy”，通过“enjoy”传递宾主同乐的和谐氛围，贴近原文的宴饮文化，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宴饮文化的精髓。理译本第 7~8 句：“*The men love me, / And will show me the perfect path*”采用了心理过程词和物质过程词“love”“show”，心理过程词“love”强化了宾客对主人的情感，通过物质过程词“show”强调了宾客对主人的协作作用，

是社会和谐的表现，同时也从侧面传达出对于贤才的渴求；许译本通过心理过程与物质过程的结合，强化社会协作，营造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关系；理译侧重礼制。

4.3. 精神和谐的生态观念

《小雅·鹿鸣》一诗体现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对于人际关系和谐、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视。同时，通过刻画君臣融洽的气氛，也体现了古代社会对于君臣关系的重视和和谐君臣关系的追求。原文通过关系过程，传达对美好品德与礼乐教化的追求。在原诗中，“德音孔昭”作者使用了关系过程词“昭”，静态描述宾客德行的高雅；原诗也采用了物质过程来刻画宴会气氛，“嘉宾式燕以敖”作者采用了“燕”“敖”等物质过程词，表现宾客宴饮时的自由与愉悦，侧面表现君臣关系的融洽。许译本用了心理过程词“delight”来表现主人的热情，表达了作者崇尚礼贤下士的精神追求。许译本中的第24句：“To delight the heart of my guest”，通过情感动词“delight”强调宾主心灵的契合，超越物质享受；此外，许译本还采用了关系过程词“appear”，如句5：“Let offerings appear”，以礼器的呈现隐喻礼制完整庄严，呼应精神秩序。理译本也同样采用关系过程词“is”，如第22句：“Our harmonious joy is long-continued”（关系过程“is”），以静态描述刻画和谐状态；采用物质过程词“feast”和“make”，如句24：“To feast and make glad the hearts”，通过宴会动作“feast”和“make glad”象征精神满足。原诗“视民不怵”采用了物质过程词“视”，许译本“My people are benign.”则使用了关系过程词“is”表现民风淳朴，侧面烘托礼乐教化对民风的社会影响；理译本“They show the people not to be mean.”中采用物质过程词“show”的动态化表达，展现了宾客的美好品德与道德指引，进一步表达了诗人对美好品德的不懈追求。

5. 结语

本文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及物性理论，对《小雅·鹿鸣》原诗及许渊冲、James Legge 两个英译本进行了生态和谐话语分析。研究发现，原诗及译文均以物质过程为主，并辅以关系过程和心理过程，共同建构了自然和谐、社会和谐与精神和谐的生态意义。不同译本在过程类型的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上较好地传达了原诗中的礼乐氛围与和谐观念。本文尝试从及物性视角探讨《小雅·鹿鸣》中的生态意义，为《诗经》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语言学分析思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生态话语分析在古典诗歌研究中的应用。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以《小雅·鹿鸣》单篇诗歌及两个英译本为研究对象，语料规模较小，对生态意义的分析也主要集中于及物性系统，尚未结合情态等其他系统功能语言学资源展开综合考察。因此，本文结论具有一定局限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语料范围，对《诗经》中其他篇章及不同译本进行比较分析，以获得更加全面的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 [1] 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J]. 中国外语, 2016, 13(1): 1, 9-12.
- [2] Penz, H. and Fill, A. (2022) Ecolinguistics: History, Today, and Tomorrow.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8, 232-253. <https://doi.org/10.1515/jwl-2022-0008>
- [3] Stibbe, A. (2015)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Routledge.
- [4] 苏新春. 生态语言学的历史必然与当代使命[J]. 外语教学, 2020, 41(6): 6-10.
- [5] 赵蕊华, 黄国文. 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1, 53(1): 42-53, 159-160.
- [6] 黄国文. 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J]. 中国外语, 2018, 15(4): 39-46.
- [7] 何伟, 李淑晶. 生态话语分析研究路径综观[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1): 148-160.
- [8] 宁小雨, 张世蓉. 高低语境文化论视角下《诗经》英译对比研究——以《小雅》中“鹿鸣之什”为例[J]. 湖北经济

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19(7): 99-102.

- [9] 苗兴伟, 雷蕾.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生态话语分析[J]. 山东外语教学, 2019, 40(1): 13-22.
- [10] 哈长辰, 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新思想及其对生态话语分析的启示[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5): 88-96.
- [11] 王青. 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的哲学意蕴[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1): 103-110.